

四只等着喂的狗

张浩

张浩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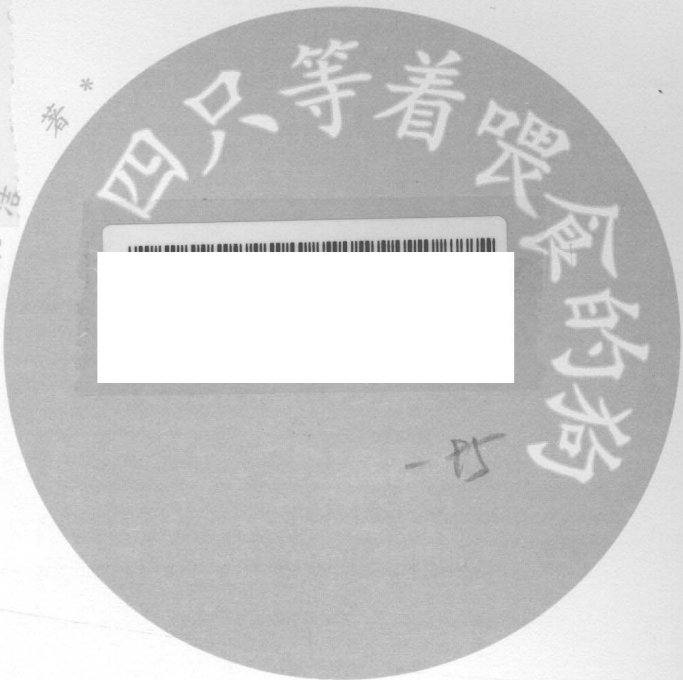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* 张

* 张
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

I287.45

21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只等着喂食的狗/张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9

ISBN 978-7-02-007748-9

I. 四… II. 张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2988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

责任校对:韩志慧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四只等着喂食的狗

张洁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65 千字 开本 68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2.25 插页 12

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

ISBN 978-7-02-007748-9

定价 2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詹姆斯和戴安娜是兄妹俩，性格完全不同，都够机灵淘气。他们的父母在职场上都很棒，在家里却常常被两个小家伙加一个同样“淘气”的保姆折磨得顾此失彼，狼狈不堪。这一家人看上去没大没小、乱七八糟，但是很健康、很开心、很幸福。

张洁这本书不仅写给孩子们，也写给他们的爸爸妈妈；愿所有孩子、所有父母、所有家庭，都能享受到应有的快乐。

张洁，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，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。

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其中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，《无字》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，《森林里来的孩子》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祖母绿》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还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只有一个太阳》《知在》《灵魂是用来流浪的》，长篇散文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和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《方舟》《祖母绿》《来点儿葱、来点儿蒜、来点儿芝麻盐》等作品集以及《张洁文集》（四卷）。多部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荷兰、意大利等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。1989年获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。

第一章

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?!

好像什么都明白、什么都知道,一天到晚总是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、那样做,或是这不对、那不对的爸爸妈妈,为什么对我们的能力,总是估计过低?

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,先不说经常给我看牙的那位牙医,就说我妈妈。她经常对爸爸说,别看詹姆斯整天瞪着俩眼儿,支棱着两只不算小的招风耳朵,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,什么也没听着。

这大概就是他们说到那些不太适合我们知道的话题时,并不十分在意我是否在场的原因。

说到招风耳朵,爸爸的至少比我大出两个号码。可是每当妈妈向爸爸提起我的招风耳朵时,爸爸不但听之任之,有时还跟着哈哈大笑,就像他没长着两只招风耳朵。而妈妈好像从来没看见,爸爸也长着两只招风耳朵;也从来没有拿爸爸那两只招风耳朵说过事儿……

招风耳朵怎么了,看看本届总统奥巴马,他那两只招风耳朵只能比我大,不能比我小,可也没耽误他当总统!

这事儿我就不提了,提起来让人扫兴。

要说也是,别看我坐在人群中,可我常常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、干了些什么,总是在想自己感兴趣的事,那些事儿绝对比他们说的、干的更有意思。当然也不是永远如此,有那么一会儿,偶尔,我会回过神儿来,听上一耳朵、看上一眼。



如此这般,妈妈并不知道,其实我知道好些照他们看来我不该知道的事儿。

所以我不太想计较她对我的这些诽谤,如果计较起来,至少他们谈话时,对我就得多加小心了。

他们当然不会对我说到,他们是怎么认识、怎么恋爱、怎么结婚的。可我还是从他们或他们和朋友间谈话的只言片语中,得知了每一个孩子都感兴趣的、他们父母的故事。

比如他们的交往,就是从冰球赛场上开始的。

那时妈妈是甲队的球员,爸爸是乙队的球员。别看妈妈是全赛场上唯一的女队员,可是球艺上佳。特点是滑速极快,个子又小,出溜一下,就从球场这头到了球场那头,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那些人高马大的男队员的胳肢窝底下,出其不意地就从人家胳肢窝底下,把人家正在运行的球,掏到她的球杆下。

据说那一次,直到第三场比赛的最后四分钟,双方还是一比一僵持,难分胜负。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,甲队有个队员带球进入了乙队后方,第一杆球在乙队守门员的英勇扑救下,没能进球。此时,另一名甲队队员趁乙队守门员扑倒在地、尚未起立之时,又挥起一杆……傻瓜都看得出来,那一杆绝对不会虚发,肯定将比分变为二比一。

可是那名甲队队员却被乙队一名球员绊倒,那枚原本直射球门的球,一歪头儿,就偏离了轨道,眼看到手的一分,被乙队闹飞了。

当时,妈妈的位置就近在门前,她认为那个乙队队员有意犯规,而裁判又没有给予公正的裁判,气愤之中,就势给了身旁一个乙队队员一脚,而那个乙队队员,就是我爸爸。

那时候爸爸还没有成长为一位绅士,而是一名混不论的半大小子,何况是在球场上,正准备还妈妈一脚的时候,裁判的哨子响了,并且把妈妈提溜出了事故现场。如果不是裁判及时的哨子,我想,那一脚肯定会让妈妈在床上躺几天。



如果换了另一个人,恐怕那一脚也就踢上了,管他什么裁判的哨子。可我爸爸在大的方面从来是个守规矩的人,这可能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关,我爷爷是当地法院的院长——所以爸爸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兴风作浪,成不了大气候。这是我妈妈说的。

据说妈妈经常在冰球赛场上和别人大打出手。所以,妈妈的大名在参加这项运动的半大小子的孩子中,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至于她后来竟成长为社交场合的一名淑女,就是我姥姥的本事了。我也不知道,这两种非常难以统一的风格,姥姥是怎么在妈妈身上统一起来的。我妹妹戴安娜种种不搭界的表现,说不定就是从妈妈这儿来的?

妈妈受到五分钟不能上场的惩罚。她看了看表,赛事只剩下三分多钟,即便再踢谁两脚,也没有赢球的可能了,便离开赛场扬长而去……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,直到现在,爸爸都对冰球保持着高度的热情。

妈妈早就不参加冰球赛了,只是在爸爸比赛的时候,她也不怕冰场上直钻骨头缝的冷气,会从头到尾待在赛场那个“冰盒子”里。说是给爸爸鼓劲儿,可谁也不清楚她到底站在哪一方,毫无明确的立场。不管哪个队攻到对方的门前,她都大喊大叫。比教练更起劲地指挥这个球员或那个球员如何进球。其实谁也听不见她嚷嚷的是什麼,就是听见,也不会有人听她的指挥。她算哪一位?!

不论哪方进球,她都吹个刺耳的全场都能听见的口哨……尽管我知道,她和姥姥一样,是个老纽约,可我总觉得她和布什是老乡。

她尖利的口哨和喊叫,就连自己也时不时尖叫不已的戴安娜都受不了。起先,戴安娜也曾进到那个冰盒子里去凑热闹来着,可她受不了妈妈的尖利的口哨和手舞足蹈的样子,无论如何妈妈已经超过四十岁了。她请妈妈安静,妈妈却说:“你可以站到



那边去,不必和我站在一起,或是回到观众席上。”

尽管我们待在冰盒子外面的观众席上,听不见她喊些什么,可是看还看不明白吗?

不像我们文学课的老师,她说的每个字我都明白是什么意思,可是那些字凑在一起,我就是听三遍,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而爸爸说:“这就是文学!”

至于爸爸的球艺,当年如何,现在又如何,究竟比当年进步多少,我就不便说了,只有妈妈心里清楚。

轮到我参赛,妈妈就没那么热心了。说到底,我们那些比赛,不过是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冰球运动员之前的训练,她自然觉得没看头。

而爸爸总是从始至终地参与我所有的赛事:他和我们队员一起进入赛场,郑重其事地站在教练席上,看上去跟真正的教练一模一样,其实他只不过是自愿的、义务的、辅助教练的辅助教练。

什么是辅助教练的辅助教练?就是专门给队员抱水瓶子、拿擦汗毛巾的,对我们的赛事压根儿没有发言权,但是有拍手叫好权。

可爸爸比较绅士,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大喊大叫,只是两眼闪闪发光或是暗淡沮丧,这当然要看我们队赢球还是输球而定。一旦我们队进了球,他那样子真像个返老还童的半大小子,难怪妈妈老对他说:“你以为你还是十六岁呢!”

既然妈妈能在冰球赛场上给没招她没惹她的爸爸一脚,她给我的那些折磨也就不奇怪了,当然你也可以把这叫做锻炼。

我忘了是几岁的时候了,有一阵儿起床之后,我就是不想自己穿衣服,不论妈妈多么忙乱,非让她给我穿不可。如果她不给我穿,我就来个大喘气儿,哭得他们以为我憋死了。

医生却对他们说,没有关系,我的肺活量非常之大,甚至大出一般儿童的两倍。



于是妈妈就把我送进车库，打开车门，塞进汽车，说：“请吧，你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哭，想哭多久就哭多久，我决不会打搅你。”那个阶段，如果早上有人找我，我多半都在车库里。

为此我和妈妈较劲儿较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我学会切换电视频道之后，才把大喘气地哭闹，改成看电视了。

就算我继续较劲，我能较得过她吗？

戴安娜穿衣服倒是不需要妈妈的帮助，但是她没完没了倒腾那几件裙子的劲头，让人以为她至少有十间更衣室。

那时候，每天每天，我们不得不为等待戴安娜穿衣服花费许多时间。我经常愁眉苦脸地坐在楼下等他们，不，我是说等戴安娜。

等得我烦死了，只好看电视。其实我并不十分喜欢那个恐龙 Barney。但每次打开电视，都是他挺着大肚子在唱：“We are a happy family……”

我敢说没有人不会唱这支歌，也没有人不知道 Barney，甚至我姥姥、姥爷，奶奶、爷爷。

除了他，谁能称得上是历久不衰？打算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哈利·波特，很快就会对此深有体会。

当 Barney 唱起这支歌的时候，如果妈妈或爸爸那时心情恰巧不错，他们多半会跟着哼哼两句，所以我估计这个节目就像“芝麻街”那样，少说也上演几十年了，也就难怪哈利·波特一登陆，就受到那样的欢迎。新鲜啊！

哼完这支歌，爸爸会说：“可怕的不是经济滑坡，不是股市低迷，而是我们没有了想象力。”

妈妈就问：“你所说的‘我们’，不会是‘我’的泛指吧？”

爸爸说：“难道你分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吗？”

听说他们从彼此认识那天起，就这样谈话。

那时戴安娜比我更爱看这个节目。

不过谁也不准戴安娜真正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是什么。有一天下午，怎么找也找不到她，妈妈吓了一跳，以为她溜出家门，



被人拐跑了。后来发现，她独自坐在客房的沙发上，看电视里播放的冰球赛。那时她只有四岁半，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儿，几个小时不动地坐在那里看冰球赛，是不是挺酷？

这也许和爸爸爱好冰球有关。

所以我们家的女性，都有踹人一脚的习惯。戴安娜小的时候，时不时就会照爸爸的屁股来上一脚，包括后来加入我们家族的舅妈。

小时候，我们都不愿意洗澡，妈妈只好在澡盆里放上许多玩具作诱饵，而他们也会留在洗澡间帮助我们。

不过直到现在，我们对洗澡也没多大兴趣，不同的只是再不需要在澡盆里放上玩具，才能引诱我们去洗了。

话说回来，洗澡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爸爸妈妈“忙”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赶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家的保姆阿丽丝从来不逼我们洗澡（谢天谢地，他们经常“忙”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回家）。两三天下来，我也没觉得我或是戴安娜身上有什么不好的气味。

同学们也跟我一样，我还没见过哪个同学，能把洗澡当成吃冰激凌那么乐和的事儿，再说我们也没有因为谁身上有什么味儿，球队就不带他玩儿球，或是老师就让他考试不及格。

那时候，我常常把戴安娜摆在澡盆边上的玩具，碰到澡盆底下去。爸爸只好一边叹气，一边趴在地上，够那些掉在澡盆下的玩具。

这又不是我的错，谁让他们不把玩具放进洗澡间的篮筐里。况且这种情况又不是第一次发生，如果爸爸不嫌到澡盆子底下给戴安娜掏玩具麻烦，我又何必多嘴。

还说我懒！

关于懒惰的事，该说的太多了，有句话怎么说的？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到了我们家，是有其父母必有其子。

就说我们家去年买的电话机吧，决不亏本。用得那叫一个惨啊！刚用了一年，显示屏上的号码就模糊不清了，来电显示、回拨



的功能全都无法执行，顶人家用了好多年。这事儿跟我和爸爸没关系，都是妈妈、戴安娜、阿丽丝没完没了折腾它的结果，加上她们用完之后到处乱扔……

有一次电话机竟然被妈妈扔进了垃圾桶，她说她刚打完电话，修水管子的工人就来敲门，她急着去开门，顺手就把电话机扔进了垃圾桶。

垃圾桶是什么地方？再结实的东西放进去，也得少活几年。

而阿丽丝喜欢在泡澡的时候打电话，就别提电话机也经常跟着她一块泡澡的事了。

何况电话机还是戴安娜的一个“常规武器”，她生了我的气，想给我几拳而又撵不上我的时候，就会把手里的电话机，使劲朝我砸过来，她的劲儿可真不算小……

请问，全世界的电话机，有哪一部受过这样的折磨？！
……………

这使爸爸妈妈接听了不少不该接听的电话，也错过了很多应该及时回复的电话。

爸爸说应该买个新电话机，妈妈也说，应该买一台新电话机了。可到现在，恨不得一年过去了，也没见他们谁买个电话机回来。说他们忙吧，不管什么球类运动，都能让爸爸没时没晌，玩得天昏地暗。

还有下馆子呢，吃起来也是忘乎所以。

而妈妈，一旦进了商店，也就不再嚷嚷自己多么疲倦、多么忙了。

既然如此，他们怎么就不能抽出几分钟，在小电器的柜台前面站一站？
……………

反正这不关我的事，我跟电话的关系不大。实在不行，还可以跟我的朋友用电脑联络呢。

爸爸趴在地上，尽量放平身体，这样，他的手才能更深地探



入澡盆下面。你想，他那个块头摊开来有多么大！就是这样，他还得吭哧吭哧地折腾好一阵子。

戴安娜照他屁股就是一脚，还说：“大屁股！你这个笨蛋。”

爸爸的屁股并不大，相反，因为很小，经常得到妈妈的赞美。戴安娜之所以这样说，不过是一种发泄。你想想，一个大屁股和一个小屁股，踢哪个更来劲儿？那还用说！

对此，爸爸除了翻眼睛也想不出什么招儿。

你知道戴安娜那一脚有多厉害？看看她穿的那个鞋码！有时她去参加足球比赛，一时又找不到她的球鞋，就穿我近期淘汰的球鞋。

我相信没有哪个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儿，能穿她那么大码的鞋。每当她穿上那条紧身裤，外加她那两只脚，看上去活像迪斯尼那只著名的老鼠。

之所以强调“近期”，是因为如果不是近期淘汰下来的，不论是鞋还是其他东西，早不知被阿丽丝扔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阿丽丝常说，我们家的东西太乱、太多，如果不经常扔掉一些，我们的房子早就被废物掩埋了，尤其是我和戴安娜的房间，她根本就无法整理和打扫。

她怎么拿我和戴安娜比，除了那些奖杯，我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？

说起来，戴安娜的东西真是不少，每逢她的生日或圣诞节前的好几个星期，她就开始提醒大家，她喜欢什么什么样的礼物。

她特别好意思。

她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干什么都特别好意思。

就像她“表演”之后，总逼着我们给她献花，尤其她还没上学之前，什么都不是、也没有资格参加任何表演队的时候。

不论白天黑夜，想起来就给我们来一招儿。

更不要说到了晚上，吃完晚饭，我、爸爸、妈妈、阿丽丝，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，有事没事，先得端坐在沙发上，观看她演过不知多少遍的歌舞。



那真是个备受折磨的事儿啊，简直比踢球还累，不一会儿我就会感到肚子饿，我睡觉之前总是来碗冰激凌，不能说只是因为馋的缘故。

麻烦的是吃完冰激凌，我还得再刷一次牙。不过我该上床了，爸爸妈妈又赶不回来的时候，我对他们的这项要求，基本上是打马虎眼。

然后就让我们给她献花。谁受得了她一天好几次的演出，我们得买多少鲜花给她？

还是妈妈聪明，买了一大把塑料花，随便什么时候都不会凋谢，更主要的是经得起折腾。

戴安娜的房间没有“砰”的一声开裂，真有点奇怪，不但没有开裂，反倒越来越空。因为她那些财产，经常不知哪里去了，如果她问阿丽丝：“我那个粉红的手提包哪里去了？”

“哪个粉红的手提包？背的还是手提的？上面有那个小熊图案的还是没有的？”阿丽丝会问个仔细。

可是不论哪个，全都没有了踪影。问到最后，阿丽丝总是说：“可能被清洁女工扔了。”

“可能”是什么？按照我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在我们家，“可能”就是怎么说都行，真要较起真儿来，最后都是没有肯定答案的。难怪这也是爸爸、妈妈，以及大人们爱说的一个词儿。

以实求实地说，戴安娜是个善良的女孩儿，尽管清洁女工“可能”扔了那么多她心爱的东西，她也从来没有质问过，或向清洁女工发过火。不像对我，哪怕沾了她一丁点事，她都又跳、又叫得我不得不堵着耳朵，赶快跑出门。

不过呢，她更可能是窝里横。

也可能她并不在乎丢了什么，反正在她生日或圣诞节之前，可以再次提醒大家，她喜欢什么什么。

至于妈妈和爸爸，他们只管买，买完之后，那就是戴安娜自己的事儿了，如果戴安娜为了丢失的东西，不停地尖叫，再给她买一个就是，反正他们自己也记不住，他们给戴安娜买过什么。



我的房间里，只不过有太多的各种球赛的奖杯，书架上已经满得不知再往哪里放了。

就是那些著名的世界冠军，恐怕一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多的奖杯。可以想象得出，我那些奖杯，都是什么等级的奖杯。不过这话只能我自己说，别人说了我肯定不高兴。

阿丽丝又出馊主意了，说：“你应该淘汰一些，说了归齐，这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。”

我回答说：“你记得奶奶说过，要扔掉我那些玩具汽车的事儿吧，当时我说什么来着？‘你要是扔掉我的汽车，我就给警察打电话！’”

于是，那些奖杯照旧拥挤在我的书架上。

每天放学回家，首先听到的就是阿丽丝的抱怨，为了整理我的房间，她不得不起早贪黑，等等等等。而我就像妈妈说的那样，很多时候，人们就是对着我的耳朵嚷嚷，我也是一个听不着、看不见，为此阿丽丝说我不重视她。

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的情况，实在怨不得阿丽丝，谁有耐心天天挪动、揩拭那些奖杯？就是我自己，也只管往上擦，自从摆上去之后，也就再也没动过它们，哪怕是欣赏它们。许多奖杯，我都忘了是在垒球、还是冰球、还是篮球赛上得到的……也许阿丽丝说的没错，那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，只不过这些玩具能给我以鼓励。

好在妈妈从来不往我的书架上看，她没有时间。也许她根本就知道，那里的灰尘有多厚，可有那指指点点阿丽丝的时间，她还想省下来睡觉，或是去商店购物呢。

二

我们家的女人，从奶奶、姥姥、妈妈到戴安娜，包括后来的舅妈，甚至保姆阿丽丝，个个都很有特色。

男人则不同，爷爷、爸爸，以及我，都算不了什么，除了舅舅



和姥爷。

我舅舅倒不像我这样“生动”——这是妈妈的词儿，他只是想象力特别丰富——这也是妈妈的词儿。

我开始不明白什么是想象力丰富，后来，当舅舅把妈妈称作我们家的“警察”时，我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。

他还建议说，如果有一天，妈妈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了，顶好去当警官，不论从理论到实践，她都具备一个警官的潜质。

反正我们小的时候，只要不听话，尤其在汽车上互相掐架、嚷嚷得妈妈什么也听不见，或不系安全带等等，妈妈就说去找警察，好像警察是她们律师事务所的同事。有一次戴安娜的尖叫和我的前后滚翻合起来发作，可真要把汽车掀翻了。戴安娜的鼻子还流了血，也不知道是在哪儿撞的，还是我的胳膊肘碰的。

恰好路边停着一辆警车，妈妈真把汽车停下，走到警车那里，嘀嘀咕咕地不知和警察说了些什么，然后警察就过来了。

当我看着警察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的时候，真有点傻了。

他板着脸，轮番看着我和戴安娜，我和戴安娜立刻蔫了，她喷涌的鼻血也立马止住了。

然后那位警察对我们说：“请不要在汽车上打闹，影响司机的驾驶。如果影响司机的驾驶，出了事故，你们就得跟我到警察局去了。再有，不系安全带也是违法的，知道吗？”

我还以为他会对我们说：“背过脸去，把手放在头上！”好在没有。

从那以后，我和戴安娜再不用妈妈督促，自己就系上了安全带，也不在车上掐架了。

我们在汽车上的时间怎么那么多！好像我们的业余时间全用在汽车上了。每到夏天的周末，我就奔波在各种各样的球场上，爸爸是我的专用司机，而戴安娜就奔波在各种各样的钢琴、芭蕾舞等等学习班上，妈妈是她的专用司机。

阿丽丝周末当然休息，每当她看到爸爸妈妈载着我们，匆匆



忙忙奔往这里或那里的时候，总是笑得特别甜蜜。

爸爸喜欢什么球类运动，就给我和戴安娜安排了什么球类运动。有那么两次我实在太累，想要在家休息休息，问妈妈可不可以，她说：“这个问题你得和爸爸谈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我知道，和爸爸谈，一点结果也不会有，我还是得到球场上去。

阿丽丝说：“去不去练球真的不重要，这是游戏又不是上课。”

我觉得她说得很对，可是爸爸说：“是这么回事。不过看看你的考试成绩，哪一门比球赛好？”

说到考试成绩，我当然没词儿了。不过他这样说，也不全面，如果我高兴，只要注意那么一点点，谁的成绩也比不上我，可谁让我经常处在没有“注意一点点”的状态？

再说，考试成绩能说明什么呢？平时我对某些问题的解答、思考，比如电视上的一些智力测验，他们哪位回答得比我敏捷、正确？可不论老师还是爸爸妈妈，都认为考试成绩才是正儿八经的事儿。

戴安娜倒是没有对爸爸给她安排如此频繁的球类运动发出过怨言，在球场上也跑得比谁都快，可从来不见她接招儿，哪怕那个球离她只有一腿远，她也不伸腿。难怪教练只让她踢后卫，所谓踢后卫，不过跟着跑而已，没有人指望她在球场上有什么贡献。

为此爸爸没少和她谈话，她拼命点头，就像她非常同意爸爸的意见，可是一到球场上，照旧不伸腿。你能指望，对美食、时尚穿戴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戴安娜，对球赛真有兴趣吗？

这是我都能明白的事，爸爸为什么就不明白。还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和戴安娜谈个没完。

奶奶说：“其实父母极力煽动孩子们去做的事，大多是为了他们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。”

爷爷很不以为然的样子，他本人就是个橄榄球迷，也不只是